

半邊陲大國的有限軟實力：以北京共識在拉丁美洲為例

The Limited Soft Power of A Semi-Peripheral Country: An Analysis of the
“Beijing Consensus” in Latin America

包淳亮 (Pao, Chwen-Liang)

中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摘要

霸權意識形態強調普世性與自由貿易，以方便產業居於優勢的霸權國家擴張，但半邊陲國家的挑戰性意識形態強調特殊性，以保護自身的發展。大陸雖仍為半邊陲國家，但其巨大規模與快速的發展，使學者提出了強調特殊性的北京共識。然而大陸的發展雖有利於開發中國家的自主性，但拉丁美洲較高的人均所得與較為成熟的政治，使其對於大陸的發展經驗仍頗多疑慮。另一方面，若未來大陸躋身核心國家，北京共識的內涵亦將隨之轉變，並傾向於普世性。

關鍵詞：華盛頓共識、北京共識、後華盛頓共識、歐洲價值觀、天下主義

壹、世界體系與霸權意識形態

華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 曾經聲言,「資本主義」指的就是整個世界體系,¹ 在這個世界體系中,有著核心、半邊陲與邊陲國家;而在核心國家中,又不時出現某個國家領袖群倫,即是所謂「霸權」。莫德爾斯基 (George Modelski) 的所謂領導權 (leadership) 或者世界強權,² 與華勒斯坦的霸權相似,都是軍事、政治,以及特別是經濟實力的展現。核心國家的實力地位乃與其相對經濟地位緊密並行。³ 基歐漢 (Robert Keohane) 定義「霸權」為在物質資源上占有優勢的國家,或說在原物料、市場與資本,以及在使用高端複雜科技的高附加價值的生產上具有比較優勢的國家。華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 也是以類似的經濟的角度來定義霸權,只不過強調霸權是在生產、商業與金融三個領域同時掌握優勢的狀態。⁴

世界體系的論述中,霸權國家也是「現代文明」的代表。⁵ 根據葛蘭西 (Antonio Gramsci) 的學說,則霸權指稱具有統治的階級對於其他階級的知識與道德優勢,使之得以減少被壓迫者或下階層的質疑;⁶ 若將此概念放在世界體系上觀察,則核心國家,特別是霸權國家,所表現出的話語權優勢,以及所具有的道德知識的優越地位,雖然應當成為被審視的對象,但實際上具有最為強

¹ 柯志明,「華勒斯坦訪問錄」,於華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 著,郭方等譯,近代世界體系 (第三卷)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III) (臺北:桂冠,2000),頁 410。

² George Modelski, *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7), pp. 17-18. 另參 Robert Gilpin, *Challenge to Global Capital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30; John J. Kirton and George M. von Furstenburg eds., *New Directions in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 Managing Globalization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ldershot, England: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01).

³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NY: Random House, 1987).

⁴ Robert O.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32-33.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Politics of World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38-39. 關於國際政治經濟學的演變概要,參 Andrew Gamble and Anthony Payne eds., *Regionalism & World Order* (NY: San Martin's Press, 1996), pp. 3-6. 關於霸權穩定論或霸權轉移論的批判,可見 Jack S. Levy,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and the Rise of China", in Robert Rose and Zhu Feng eds., *China's Ascent-Power, Security, and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11-33.

⁵ Taylor, *The Way the Modern World Works*, pp. 38-42, 120.

⁶ Antonio Gramsci, *The Antonio Gramsci Reader: Selected Writings 1916-1935* (NY: NYU Press, 2000).

大的滲透力、影響力。這是由於霸權話語具有現實的權力依託，與此相對，其替代性話語的權力依託則相對較小。霸權倘若出現競爭者，此競爭者亦將提出競爭性的意識形態，但在競爭者的發展過程中，其相對落後的現實，將持續成為干擾其話語有效性的依據。因為在霸權體系下，核心國家通常控制著邊陲地區，灌輸當地人一種自身文化較為低劣的意識，邊陲地區仰望核心地區、更仰望霸權國家；而處於半邊陲的國家倘若成為霸權挑戰者，則很少享有此種軟權力的優勢。

相對來說，霸權國家對於其他核心國家，則在硬實力上的優勢較少，於是「文化上的優勢較少，僅是作為榜樣的作用而出現」，⁷ 其他核心國家不僅較容易成為霸權競爭者，也較容易提出競爭性的意識形態。然而，霸權通常是核心國家當中規模最大的國家，因此其意識形態往往代表核心國家的整體利益，這也就又限制了其他核心國家提出意識形態挑戰的意願空間。⁸ 於是出現霸權意識形態競爭的場景，通常是由原來處於半邊陲地位的國家，至少相對落後於霸權的國家，在快速發展階段所提出。荷蘭霸權、英國霸權，乃至於美國霸權皆是如此。換句話說，霸權挑戰者的經濟規模雖然仍遜於霸權國家，但其「增量」巨大，使其有成為霸權的潛力，於是使之可能產生挑戰性的話語。

各種相關話語的內容與權力，不能與經濟實力與國家在世界體系中所處的位置切割；通常霸權採取自由貿易政策，因為自由貿易對於產業競爭力最強大的霸權國家最為有利；但霸權對手，特別是相對落後的挑戰國，則往往採取某種「特殊論」，提出某種重商主義。德國經濟學者李斯特（Friedrich List）早在其 1844 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一書中，即指出先進國家經濟政策，未必適用於落後國家；國家發展之初，產業保護沒有用處，但當經濟起飛，某些關鍵性產業卻往往需要政府保護才能茁壯，而當產業已經具有根基，過多的保護則可能損害產業競爭力的進一步提升，因此產業政策、產業保護不是有

⁷ 華勒斯坦，近代世界體系（第二卷），頁 93。

⁸ 例如歐盟國家在防務與意識形態上通常搭美國便車。Zhu Feng, "China's Rise will be Peaceful-How Unipolarity Matters?", in Robert Rose and Zhu Feng eds., *China's Ascent-Power, Security, and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43.

表 1 霸權的貿易政策與其主要對手

霸權循環	「普世」理論	對手的「特殊論」	時間
荷蘭	葛老休斯 (Hugo Grotius) 的「海上自由論 (mare liberum)」	英 格 蘭：曼 (Thomas Mun) 的重商主義；法國：柯爾伯特 (Jean-Baptiste Colbert) 主義	17 世紀中葉至 18 世紀初
英國	亞當斯密 (Adam Smith) 的自由放任學說，李嘉圖 (David Ricardo) 的比較利益說	德國：李斯特 (Friedrich List) 的保護主義；美國：共和黨的關稅政策	18 世紀中葉至 19 世紀下半
美國	現代經濟的古典的 (orthodoxy) 自由企業	蘇聯：史達林 (Joseph Stalin) 的「一國社會主義」；日本：「隱藏的」(hidden) 保護主義	20 世紀上半至 21 世紀初

資料來源：Peter J. Taylor, *The Way the Modern World Works - World Hegemony to World Impasse* (West Sussex, England: John Wiley & Sons Ltd, 1996), p. 34. 關於荷蘭霸權的建立、鞏固以及其地位向英國轉移，參見華勒斯坦，近代世界體系（第二卷），頁 68-198。關於英國霸權到美國霸權的興衰，參見 Terence Hopkins & Immanuel Wallerstein and associates, “Cyclical Rhythms and Secular Trends of 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 Some Premises, Hypotheses, and Questions”, in T. Hopkins, I. Wallerstein, R. Bach, C. Chase-Dunn and R. Mukherjee eds, *World System Analysis: Theory and Methodology* (Beverly Hills, CA: Sage, 1982), pp. 104-120. George Modelski, *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 p. 40. 也有學者認為英國霸權存續於 1789 年至 1870 年，見 Andrew Gamble and Anthony Payne eds., *Regionalism & World Order* (NY: San Martin’s Press, 1996), p. 10.

無問題，而應當適時適所。相對來說，亞當斯密 (Adam Smith) 的「自由放任」對於當時最先進的英國非常有利，但落後國家如當時的美國、德國，若不能提出有效的產業政策，則其發展將始終落後於先進的英國。更何況英國事實上也並非自由放任，而往往對威脅其產業的外國製品加以阻撓干涉。⁹

⁹ 李斯特 (Friedrich List)，邱偉立譯，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 (The National System of Political Economy) (北京：華夏出版，2009 年)。

霸權國家： 普世理論、自由貿易	具有挑戰霸權可能的半邊陲 大國：提出特殊性理論、重 商主義、強調主權	挑戰性的半邊陲 中小型國家： 流氓國家
其他核心國家：分享既有 國際體制，提出修補性的 意識形態		
其他半邊陲國家： 部分的接受既有秩序，不大支持挑戰者		
其他邊陲國家： 部分的接受既有秩序，或支持挑戰者		具挑戰性的邊陲國家： 失敗國家

資料來源：作者製

圖 1 世界體系下的意識形態之爭

因此，霸權雖然在過去數百年有所更易，但其與對手的意識形態之爭，卻表現得頗為相似。霸權主張普世理論，並且使得許多國家，在接受霸權提供的安全或經濟援助時，接受其意識形態指導；霸權之外的其他核心國家，由於分享了既有的世界格局中的優勢地位，則很難提出極具差異性的意識形態挑戰；而處於落後位置的霸權挑戰者，則往往主張特殊論，而這種特殊論在經濟上具有重商主義或保護主義色彩，在政治上強調獨立自主、尊重主權等。進一步而言，則此一霸權挑戰國不可能處於邊陲國家的位置，而至少應已邁入半邊陲，否則其全面性落後的經濟與社會，亦很難具有吸引他國的可能；而與半邊陲國家不同，邊陲國家在既有霸權秩序中受害，易於孳生對既有秩序的牴觸情緒，因此反而較半邊陲國家更可能視半邊陲的霸權挑戰者為發展典範。另一方面，倘若霸權國家放棄普世理論、自由貿易的立場，改採重商主義、保護主義，則也無異於宣告其產業競爭力已不足以支撐其霸權，世界體系進入一個霸權更替的不穩定時期。

回顧過往，一旦處於半邊陲地位的霸權挑戰者也成為核心國家，則可能出現三種狀況：其一，新霸權由於巨大規模而替代了既有的霸權，如英國替代荷蘭、美國替代英國，於是霸權話語雖然未變，但發話者改變。其二，倘若核心國家的規模差距不夠懸殊，則不無導向核心國家之間全面衝突的可能，如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德國與俄國。其三，由於挑戰者規模較小，在躋身核心國家行

列之後，成為既有霸權體系的支持者，如二次大戰之後，西歐與日本成為美國的支持者。

基於上述，下文將簡要分析以下現象：一、美國在什麼時機提出華盛頓共識？歐洲價值觀如何挑戰華盛頓共識？其挑戰又為什麼是有限的？二、中國崛起的意識形態常被視為實踐了華盛頓共識，但學者為什麼提出北京共識？三、對於拉丁美洲而言，北京共識為何僅被有限的支持？本文將指出，中國大陸作為一個快速發展的半邊陲大國，其軟實力注定是有限的，因此所謂的北京共識是一種特殊論的防禦性意識形態，而一旦大陸成功發展，則其反而將繼承英、美宣揚的自由貿易理念，北京共識將隨之不同。

貳、從「華盛頓共識」到「後華盛頓共識」

一九七〇年代後期，布列頓森林體系的瓦解，美國、歐盟、日本作為經濟世界的三大中心之說深入人心，¹⁰ 蘇聯在國際社會亦持續挑戰美國，但到了一九八〇年代後期，美國利用廣場協定，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獲益，並使其西歐、日本與拉丁美洲的盟友支付代價，¹¹ 另一方面則是蘇聯集團的瓦解，於是在 1990 年之後的十餘年間，美國一國的經濟實力達到其他主要挑戰者總和的程度，軍事支出亦達世界的近半，可以說已經符合嚴格的霸權標準。於是一九七〇與八〇年代對霸權終結的憂慮在一九九〇年代快速轉變為對自身安全的昂然得意，並認為美國可以在自己所樂意的時間與地點進行所欲的干涉。¹²

許多美國人認為美國的霸權沒有其他國家可以替代，因為資本主義文明與自由民主體制，使之充滿韌性。¹³ 輿論為此在意識形態上歡迎「歷史終結論」，在國際地位上提出「注定領導」，在全球經濟安排上指出「帝國」的建立。¹⁴

¹⁰ 例見 Paul Hirst & Grahame Thompson, *Globalization in Questio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the Possibilities of Governance* (2ed Edition)(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1999), pp. 70-80. David Held & Anthony McGrew, *Globalization/Anti-Globalization*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2002), p. 51.

¹¹ John A. Hall, *International Orders*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1996), p. 148. Steven Krasner, *Structure Conflic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¹² Robert A. Pape, "Empire Falls", *The National Interest*, Jan/Feb. 2009, No. 99, pp. 29-30.

¹³ Lawrence Freedman, "A Subversive on a Hill", *The National Interest*, May/June 2009, No. 101, pp. 39-48.

¹⁴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Free Press, 1992). Joseph S. Nye Jr.,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Basic Books, 1991).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Empire*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伴隨著美國獨強，而成為此一時期世界主流話語的，就是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此一一九七〇年代後期開始的意識形態，源自對二戰之後福利國家的反控，強調減少政府管制，讓政府從經濟事務中脫身；並且開放國內市場，將公用事業和自然資源部門的投資私有化，廢止最具保護色彩的勞工法律，頒布強有力的保護國內外私有財產權的法規，減少對公共衛生的投資和社會福利。此一變化，對學術、政治、社會思潮構成整體影響，構成引人注目的「全球化」思潮，並也因此與一些其他的概念息息相關；在經濟理論上，稱為「新自由主義」；在政治界，稱為「華盛頓共識」；在學術圈稱為「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在公眾意識形態中稱為「全球主義」，或者稱為「全球化」，也有人稱之為「新經濟」。¹⁵

美國作為核心國家中的霸權國家，其話語權具有強大的實力依據，因此上述思潮，乃成為許多國家的政策指導。在這當中，「華盛頓共識」是由曾在世界銀行任職的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的經濟學家約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於1989年提出，他系統地指導拉美經濟改革的各項主張，得到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與世界銀行的支持；這些主張包括實行緊縮政策防止通貨膨脹、削減公共福利開支、金融和貿易自由化、統一匯率、取消對外資自由流動的各種障礙以及國有企業私有化、取消政府對企業的管制等。¹⁶ 這些思想秉承亞當·斯密自由競爭的經濟思想，與西方自由主義傳統一脈相承，後來人們將這些觀點稱之為「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宣言」。但根據「華盛頓共識」來制定政策的發展中國家、社會主義國家都遭遇了意想不到的、幾乎是災難性的後果。¹⁷

其實出現災難後果的原因並不奇怪，因為華盛頓共識的調整方案，在很大程度上原就是債權國逼迫債務國還債的計畫，而不是為了發展窮國經濟而制定

¹⁵ 查默斯·約翰遜（Chalmers Johnson），任曉等譯，帝國的悲哀：黷武主義，保密與共和國的終結（*The Sorrows of Empire*）（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頁305-306。

¹⁶ 威廉姆森強調其論點與雷根主義及柴契爾主義有頗大的區別，其對「華盛頓共識」的淵源與闡述可參 John Williamson, "A Short History of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in the conference *From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towards a new Global Governance* (Barcelona: Fundació CIDOB, September 24-25, 2004), download from *The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http://www.iie.com/publications/papers/williamson0904-2.pdf>, in Dec 1, 2010.

¹⁷ 對華盛頓共識的批評參見：向駿，「華盛頓共識 vs 北京共識」（2010年4月22日），2010年7月13日下載，〈聯合早報〉，http://www.zaobao.com/yl/tx100422_001.shtml；趙曉，「從華盛頓共識到北京共識」（中國經濟週刊，2004年第33期），2010年7月13日下載，〈人民網〉，<http://www.people.com.cn/GB/paper1631/12870/1157164.html>；「中國經濟學何處去——林毅夫訪談」（21世紀經濟報導，2005年9月5日），2010年7月13日下載，<http://business.sohu.com/20050903/n240336180.shtml>。

的方案。另一方面，布希執政 8 年期間的反恐政策，導致美國外交集中於阿富汗、伊拉克、伊朗和朝鮮，拉丁美洲相對被忽略。再者由於拉美多國陷入外債困境，導致左派政府上臺後反美情緒更加高漲。而 2008 年起席捲全球的金融海嘯不但重創歐美銀行體系，也動搖長期主導西方經濟思維的自由市場觀念，於是華盛頓共識為一種意識形態似乎失敗了。¹⁸

世紀之交的數年間，華盛頓共識的批評者們陸續提出過其他幾項可替代性共識，包括蒙特雷共識 (Monterrey Consensus)、哥本哈根共識 (the Copenhagen Consensus)、墨西哥共識 (the Mexico Consensus) 和南方共識 (the Southern Consensus)，¹⁹ 以及也著重強調社會發展的聖地牙哥共識 (the Santiago Consensus)。²⁰ 但這些共識都沒有足夠的實力依託，多數也未引起太多關注。真正具有一定影響力的兩種意識形態說詞，仍然來自西方主流社會，分別是後華盛頓共識與歐洲價值觀。以美國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 (Joseph E. Stiglitz) 為代表的一批西方學者提出的「後華盛頓共識」，強調與發展相關的制度因素，認為發展不僅是經濟增長，而且是社會的全面改造，例如貧困、收入分配、環境可持續性等問題。它還從資訊不對稱出發，指出市場力量不能自動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承認政府在促進發展中的積極作用，批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亞洲金融危機前後宣導的私有化、資本帳戶開放和經濟緊縮政策。²¹ 然而，出身霸權國家的學者，雖然具有較高的影響力，但沒有「霸權國家」的背書，缺乏以國家名義支持的各種金融安排、援助，這種「後華盛頓共識」就僅僅是學說，不能成為動搖霸權意識形態的真正動力。相反的，倘若此一「後華盛頓共識」得到霸權國家的支持，又會很快被吸納為霸權意識形態的一部分，成為服務於霸權的意識形態工具，因此這種挑戰雖然可能在學術上有力，但並不具有改變霸權地位的作用。「後華盛頓共識」仍來自於華盛頓，這就是霸權意識形態的頑固

¹⁸ 向駿，「華盛頓共識 vs 北京共識」。

¹⁹ 斯科特·甘迺迪 (Scott Kennedy)、王雪譯，「北京共識的神話」(《國外理論動態》，2010 年第 4 期，2010 年 4 月 25 日)，2010 年 7 月 13 日下載，《中國改革網》，<http://www.chinareform.net/2010/0425/16053.html>。

²⁰ ECLAC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Eighth session of the Regional Conference on Women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22 December 1999, <www.eclac.org/publicaciones/xml/8/4968/ddr8i.pdf>, download in July 13, 2010.

²¹ 斯氏相關著作甚多，例見 Joseph E. Stiglitz, *The Stiglitz Report: Reforming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and Financial Systems in the Wake of the Global Crisis* (Perseus Distribution Services, 2010). 相關評論，見趙曉，「從華盛頓共識到北京共識」。

性。

相對於「後華盛頓共識」，「華盛頓共識」的另一個挑戰者「歐洲價值觀」，則具有實力為基礎。在一九九〇年代開始的十餘年間，世界主要的經濟實體，除了美國，就是歐洲聯盟；歐盟雖然並非一個國家，但卻已經形成了較為完整的經濟板塊。美國學者庫普乾（Charles Kupchan）甚至認為歐盟會是讓美國時代終結的力量。²² 歐洲學者里歐納德（Mark Leonard）也指出，歐洲可以成為一個與美國競爭的力量。²³ 在美國次貸危機、全球金融危機的衝擊下，2009年4月，在二十國集團倫敦峰會上，英國首相布朗宣告「舊有的華盛頓共識已經終結」，²⁴ 也具有一定的象徵意義，因為歐洲價值觀正是立足於歐洲「社會民主主義」的價值理念，在強調經濟增長的同時，宣導人權、環保、社會保障和公平分配。但是，近二十年來，歐洲福利社會型的資本主義在與美英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競爭中處於劣勢，歐洲國家在政策導向上整體向「華盛頓共識」靠近，因此「歐洲價值觀」對「華盛頓共識」的挑戰是軟弱乏力的。²⁵

進一步來說，歐洲價值觀雖然非常高尚，但卻也是核心國家的意識形態；其所強調的分配價值，是立足於已開發國家的經濟基礎，對於多數半邊陲與邊陲國家來說高不可攀，其核心國家的意識形態深具保守色彩，對於多數相對落後國家也沒有太大的吸引力。總之，歐洲價值觀與後華盛頓共識一般，都僅是核心國家學者對於霸權意識形態「華盛頓共識」的修補，而非真正的挑戰。

²² 查爾斯·庫普乾（Charles Kupchan）、潘忠岐譯，*美國時代的終結*（The End of The American Era）（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²³ 馬克·里歐納德（Mark Leonard）、廖海燕譯，*歐洲如何打造 21 世紀*（臺北：行人文化實驗室，2009年9月7日）。

²⁴ Jonathan Weisman & Alistair MacDonald, "Obama, Brown Strike Similar Notes on Economy",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3, 2009, <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23871661163384723.html>, download in July 13, 2010.

²⁵ 趙曉，「從華盛頓共識到北京共識」。

參、中國大陸：半邊陲大國的崛起與北京共識

與來自核心國家的「後華盛頓共識」以及「歐洲價值觀」不同，中國大陸在二十世紀長期處於邊陲國家的地位，²⁶ 在中共建政的前二十年，大陸政府支持其他邊陲國家反對帝國主義的運動，甚至被核心國家視為「流氓國家」。²⁷ 與美國妥協之後，逐漸開啟改革開放，但直到 1990 年代後期，中共政權合法性尚未成功重建，國力較為弱小，被受到核心國家所支持的「顏色革命」所支解，曾經成為中國大陸的夢魘，²⁸ 在「失敗情結」或「落後情結」的壓力下，大陸學者也沒有提出任何具有挑戰性的意識形態的能力。²⁹ 中國大陸不僅沒有建立挑戰性意識形態，相反的二十世紀末，大陸的經濟發展道路與群眾情緒都帶有新自由主義的一些特徵：擁抱財富、擁抱創業家、容忍日益嚴重的不平等、國家不再提供教育與醫療等公共財、快速降低關稅障礙、採取極度開放的貿易政策，結果是開始快速發展，因此在江澤民統治時期，大陸似乎成為「華盛頓共識」的最好樣板。³⁰

然而，由於大陸具有遠大於美國的人口以及高速的經濟發展，使其在二十世紀末到二十一世紀初的十餘年間，快速的從低收入國家提升為下中等收入國家，並即將邁入上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從世界體系的角度來看，大陸不僅已從「邊陲國家」晉升為「半邊陲國家」，且其國內生產毛額已超過絕大多數「核心國家」。³¹ 一九九〇年代初期，大陸無論貿易規模與國內生產毛額，都還在世界 10 名以外，但到 2003 年已超過日本成為出口第三大國，2010 年超過日本成

²⁶ Thomas Richard Shann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World-system Perspective* (London: Westview Press, 1989), p. 64, 84.

²⁷ L.J. Goldstein, "When China was a 'rogue state': the impact of China's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on US-China relations during the 1960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ume 12, Number 37, November 2003, pp. 739-764.

²⁸ Christopher March & Nikolas K. Gvosdev, "China's Yugoslav Nightmare", *The National Interest*, Summer 2006, No. 84, pp. 102-108.

²⁹ 趙憶寧，「戰略學者眼中的北京共識——北京共識專題之二」（21 世紀經濟報導，2010 年 3 月 12 日），2010 年 7 月 13 日下載，〈中國改革網〉，<http://www.chinareform.net/2010/0312/13883.html>。

³⁰ 馬丁·雅克 (Martin Jacques)，李隆生、張逸安譯，〈當中國統治世界 (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the rise of the middle kingdom an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臺北：聯經，2010 年)，頁 198-199。

³¹ 一般研究並不完全以人均國內生產毛額劃分核心國家、半邊陲國家與邊陲國家，但以世界銀行關於高收入、上中等收入、下中等收入、低收入國家來區分各國在世界體系上的地位，可以更方面的呈現出各國的發展程度，因此筆者在此將邊陲國家直接與低收入國家等同。

為經濟規模的第二大國。此一趨勢似乎還將延續一段時間，例如林毅夫在 2008 年 5 月的「哈佛商業評論」中文版發表「中國獨特的新經濟現象」一文，根據日本過去經濟發展經驗分析與人民幣長期的幣值變化，再加上大陸人口將近是美國 5 倍，認為到 2030 年，其人均不無可能達美國之半，而整體經濟規模將為美國的 2.5 倍。³² 與此相似的預測來自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格爾（Robert Fogel），他認為到 2040 年大陸的國內生產毛額可能高達世界的 40%。³³ 有此持續的經濟增長以及未來想像作後盾，「北京共識」乃隨之出現，並被認為最有可能對「華盛頓共識」形成新的強有力的挑戰。

2004 年 5 月 11 日，雷默（Joshua Cooper Ramo）於英國外交政策研究中心發表題為「北京共識」的論文，³⁴ 認為革新、試驗、創新是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發動機和持續進步的手段，在發展的過程中要積極維護國家利益、改善人民生活品質、處理發展過程中的社會矛盾，要重視自主發展，在保持國家獨立的同時實現經濟增長。此種「北京共識」的關鍵是保護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政治選擇，使得國家在發展、與國際秩序接軌之時能夠實現獨立。³⁵ 換句話說，是希望各國政府都是自己命運的主人，不再受全球資本和美國外交政策的任意擺布。³⁶ 2008 年經濟危機以來，全球對美國經濟模式的信心不比以前，因此所謂「北京共識」或者「中國模式」，被視為可能取代「華盛頓共識」。³⁷

學者的上述觀點受到一些質疑；一方面，大陸政府從「韜光養晦」到「和平崛起」的政策指導，都一貫反對「當頭」，反對向西方發起「挑戰」，更無意對霸權發起「意識形態」的挑戰；二方面，大陸的發展更多類似於「華盛頓共

³² 林毅夫，「中國榮景再續 20 年」，哈佛商業評論（臺北，2008 年 5 月），頁 32-37。

³³ Robert Fogel, "\$123,000,000,000,000 - China's estimated economy by the year 2040. Be warned", *Foreign Policy*, Jan./Feb. 2010, <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0/01/04/123000000000000>, download in July 13, 2010. Robert W. Fogel, "Capitalism and Democracy in 2040: Forecasts and Speculations", *NBER Working Paper No. 13184*, Issued in June 2007, <http://papers.nber.org/papers/w13184.marc>, download in July 13, 2010.

³⁴ Joshua Cooper Ramo, *The Beijing Consensus* (London: Foreign Policy Centre, 2004.5.11), <http://fpc.org.uk/fsblob/244.pdf>, download in July 13, 2010.

³⁵ 周春波，「華盛頓共識的破產到未成體系的北京共識」（現代經濟，2007 年 9 月 13 日上傳），2010 年 11 月 13 日下載，<http://www.mejc.net/ReadNews.asp?TypeId=16&NewsId=610>；向駿，「『華盛頓共識』vs『北京共識』」。

³⁶ 里歐納德（Mark Leonard）著，林雨蓓譯，中國怎麼想？（What does China Think?）（臺北：行人出版社，2008），頁 151。

³⁷ Harold James, "The Making of a Mess - Who Broke Global Finance, and Who Should Pay for It?", *Foreign Affairs*, Jan/Feb 2009, pp. 162-168.

識」，乃至於學者指出根本沒有什麼中國模式可言。³⁸ 然而，大陸藉由類似李斯特的「產業保護」政策的實施，包括匯率上的控制以及高額的戰略性投資，達到了出口遽增、外匯累積、產業升級等發展成果；而這些成果的持續擴大，已經成為大陸在物質面上挑戰霸權的基礎。大陸的產業政策、匯率政策乃至於外交政策的獨立性，已足以使外界輕易將之與霸權進行區隔。如同中國人對於「亞洲價值」雖無多少興趣，但汲汲於擺脫美國壓力的其他國家，卻主動鼓吹這種論說，³⁹ 因為所謂「北京共識」與「亞洲價值」都強調了國家的自主性，從而為邊陲國家所重視。

這種自主性或許從世界銀行的政府治理研究中⁴⁰ 可以得到更多的線索。在該研究中，大陸的「問責性」(voice and accountability) 一項評價頗低，「對腐敗的控制」(control of corruption)、規制質量 (regulatory quality) 與依法治國 (rule of law) 表現一般，但政治穩定性 (political stability) 略佳，政府效能 (government effectiveness) 則僅略遜於德、美、法、日等國，領先土耳其、墨西哥以及絕大多數其他開發中國家。在此一研究中，中低收入的民主國家的貪腐程度普遍較大陸嚴重。與此相似，英國「經濟學人」依據腐敗多寡、灰色經濟、安全保障、官僚效能等十二項指標所進行的國家能力指標 (index of state capability) 研究中，163 個國家裡面，被視為高效的僅有 34 個，包括西歐、北美及日本、韓國，但是也包括中國大陸；拉丁美洲僅哥斯大黎加與智利獲此佳評。38 個獲得中等評價的國家，散布於世界各地，包括巴西、阿根廷、巴拉圭與烏拉圭；而評價為「差」的 33 個國家，包括拉美的墨西哥、哥倫比亞與厄瓜多，以及東歐的許多國家；評價「極差」的 58 國，包括非洲多數國家，以及拉美的祕魯、玻利維亞等。在此研究中，大陸的「國家資本主義模式」(state capitalist model) 獲得肯定。⁴¹ 相對於「西方」以問責做為對開發中國家的主要的要求，大陸似乎強調了迥異的政府治理優先順序；在相對貧困的發展階段能夠達到相對較高的政府效能，使得以高速發展，成為中國大陸雖然並不民主，但仍可以對其他開

³⁸ 例見陳志武，沒有中國模式這回事（臺北：八旗文化，2010）。

³⁹ 關於亞洲價值，可參李慎之，「亞洲價值與全球價值」（海峽評論，1995年8月，第56期），2010年11月13日下載，<http://www.haixiainfo.com.tw/SRM/56-5769.html>。

⁴⁰ “World 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 *World Bank*, http://info.worldbank.org/governance/wgi/mc_chart.asp, download in Nov 11, 2010.

⁴¹ Laza Kekic, “The State of the State - So Much to Do, Too Weak to Do It?”, *The World in 2011* (London: The Economist, 2010), p. 90.

發中國家擁有一定程度「軟實力」的重要原因。

由於大陸並非核心國家成員，因此當其產業競爭力提高，開始與核心國家開展競爭，從而面對來自核心國家的輿論壓力時，其意識形態對於國家自主、特殊性的強調，被形容為「北京共識」，且大陸政府的效能與經濟的迅速發展，成為此一說詞的支撐力量。換個角度言，中國大陸實力的增長即使處於相對邊陲地位的國家，擁有了發展的楷模與游離於核心國家意識形態支配的選擇，則這種選擇的意識形態化，也是「北京共識」引人注目之處。一方面是大陸向核心國家與霸權展現了其自主性，另一方面是邊陲國家對於自主性的追求。於是在大陸崛起的過程中，也許窮國會首先歡迎，並接受其領導與榜樣。⁴² 進一步來說，倘若大陸能帶領開發中國家共同發展，則西方學者擔心的所謂大陸的軟實力增長與「魅力攻勢」，⁴³ 就不僅是一種替代性話語的出現，且也具有堅實的國際政治支持，這就可能回過頭來成為霸權更替的重要註腳。因此所謂的「北京共識」對於「華盛頓共識」的取代就不僅是經濟的，還包括社會和國家安全策略，⁴⁴ 於是堪稱是對霸權意識形態的全面性挑戰。⁴⁵

肆、拉丁美洲可能倒向北京共識？

拉丁美洲長期以來處於世界體系的半邊陲或邊陲地位。從歷史上看，南美一直是核心國家的資源供應地，甚至可以由其主要的資源出口對象，判斷當時的霸權國家為何。例如 1910 年智利的第一大出口國是大英帝國，在總出口額中占 41.3%，其次是當時剛剛浮升為強大國家的美國，占拉丁美洲出口總額的 21.31%；第三位則是德國，占 19.99%。然而到了 2009 年，智利的第一大出口國卻成為大陸，占 23.9%，美國則僅為 11.3%，大陸為美國的一倍以上。與此相似，從 2008 年開始大陸已成為巴西的第一大貿易國，而且巴西對其出口總額的 80% 是原材料。大陸也於 2010 年第一季成為秘魯的第一大貿易國，並是僅次於

⁴² Starobin, *After America*, pp. 204-210.

⁴³ Joshua Kurlantzick, *Charm Offensive - How China's Soft Power Is Transforming the Worl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⁴⁴ 「『北京共識』論之父：拉美國家應借鑒中國模式」（新京報，2009 年 09 月 23 日），2010 年 7 月 13 日下載，http://news.ifeng.com/history/special/zhongguojingyan/200909/0923_8129_1361587.shtml。

⁴⁵ 因此西方學者分析北京共識，強調其為一種威權模式，也就不值為怪。Stefan Halper, *The Beijing Consensus: How China's Authoritarian Model Will Dominate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Y: Basic Books, 2010).

巴西的是阿根廷的第二大貿易國。大陸處於高速工業化的發展階段，原物料消耗非常巨大，例如在 2010 年 3 月份，大陸的銅消費量約占全球產量的 36.5%，高達包括美國在內的整個美洲大陸消費量（14.7%）的 2.5 倍左右，使之成為拉丁美洲礦產輸出的主要對象，⁴⁶ 雙方經濟的互補性，使拉美在大陸的經濟發展中獲得相當大的利益。⁴⁷ 如果按照百年前的觀點，大陸應該早已邁入核心國家之林，但事實上並非如此。因為當代的核心國家早已邁入後工業化、以服務業為主的經濟社會型態，而高速工業化的大陸的發展階段，卻與被視為半邊陲的拉美更為接近，因此其在拉美的話語權，或說軟實力，也是非常有限的。

拉丁美洲基於相連的地理、相近的語言與被殖民歷史，使其比起歐洲、非洲與亞洲，有著更強烈的區域意識。自十九世紀初獨立以來，拉美各國一直試圖使拉美現代化程度可以和歐洲媲美，但此一目標迄今未能達成。為了在經濟上追趕歐洲與美國，拉美的經濟政策經歷了多次重大的調整；一九三〇年代之前拉美曾經歷一段經濟自由化時期，之後由於世界經濟大蕭條的衝擊，形成一長段的保護主義時期，到一九七〇年代之後又轉以新自由主義為主導。⁴⁸ 到一九九〇年代，「華盛頓共識」曾經做為美國開給拉丁美洲的改革藥方，但不久之後導致嚴重的金融危機，於是前述的「北京共識」似乎在拉美有了可以發揮的空間。

中國大陸在拉丁美洲的地緣政治存在，開始在二十一世紀開始之後。雖然 1990 年楊尚昆訪問拉美多國，被視為雙方經貿與外交關係開始發展的開端，⁴⁹ 但 2001 年 4 月江澤民對拉丁美洲的 13 天訪問行程，標誌了大陸與拉丁美洲政治經濟關係邁入快速進展的新時代。2004 年開始，大陸涉足海地聯合國維和部

⁴⁶ 趙儀俊（韓國），丘基卡馬塔、伊基克（智利），「從南美依靠誰看誰是當代霸權國家？」（2010 年 6 月 26 日），2010 年 6 月 28 日下載，《朝鮮日報中文網》，http://mag.udn.com/mag/world/storypage.jsp?f_ART_ID=256356。另外，巴西發展、工業和外貿部 1 月 4 日公布的數字顯示，2009 年中國從巴西採購各類商品達 199 億美元，超過美國的 157 億美元，成為巴西最大出口目的地國。「2009 年中國成為巴西最大出口目的地國」（2010 年 1 月 5 日），2010 年 7 月 13 日下載，《新華網》，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0-01/05/content_12757617.htm。

⁴⁷ Javier Santiso ed., *The Visible Hand of China in Latin America* (Paris: OECD Publications, 2007). Nicola Phillips, "China and Latin America: Development Challenges and Geopolitical Dilemmas", in Lowell Dittmer and George T. Yu eds., *China, the Developing World, and the New Global Dynamics*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Inc., 2010), pp. 171-201.

⁴⁸ Victor Bulmer-Thomas,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 since Independence*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1, 9.

⁴⁹ Riordan Roett and Guadalupe Paz eds., *China's Expansion into the Western Hemisphere - Implications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8), p. 90.

隊，使大陸軍隊踏入西半球；2007年美洲發展銀行（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開始討論大陸的參加申請，標誌了中國大陸在拉丁美洲的經濟力量已不可忽視。⁵⁰ 2009年大陸正式成為美洲發展銀行的成員，進一步顯示其在拉美的力量。⁵¹ 此外，中國大陸也與拉美國家進行許多科技方面的往來，例如發射衛星、乃至分享相關科技。⁵² 拉美大國巴西與大陸、俄羅斯、印度形成「金磚四國」，由此開展的多邊互動，也使拉美與大陸的關係更加緊密。⁵³ 這些動向並且使得鬆動了美國利用金融、技術優勢所形成的對拉丁美洲的控制。因此大陸在拉美的出現，已經給予拉美一個在西歐與北美之外的替代品。誠如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的研究報告指出的，「拉美在歷史上第一次能夠從三個而不僅是一個世界經濟增長發動機受益。直至二十世紀八〇年代，美國一直是該地區主要的交易夥伴。二十世紀九〇年代，歐洲投資的迅速增長成為第二個增長發動機。今天，在新的10年和新的世紀，中國乃至整個亞洲的崛起正在成為拉美經濟增長的第三個發動機」。⁵⁴ 特別是對礦產出口國，大陸帶來的機遇遠大於挑戰，使得許多國家的貿易條件大幅改善。

學者進一步指出，「中國對拉美的影響除了貿易和金融影響以外，可能還有另外一個微妙的影響，可以稱之為『認知效應』。中國成為一個成功的傳奇，引起發達和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經濟學家、政策制定者和企業管理層的關注。中國故事的驚人之處在於，其發展道路驗證了中國政策制定者令人印象深刻的經濟實用主義。他們依靠由國家推動的市場政策來促進改革和生產結構的重組。儘管中國經驗與先前的亞洲經驗（特別是日本、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經驗）有相似之處，但它對資本主義的『拿來主義』是獨一無二的。中國案例一直保持

⁵⁰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 Library of Congress, *China's Foreign Policy and Soft Power in South America, Asia, and Africa* (D.C.: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United States Senate, April 2008), pp. 16-19.

⁵¹ 美洲開發銀行的成員國包括26個貸款國與22個非貸款國，非貸款國包括16個歐盟國家以及美國、加拿大、日本、以色列、南韓以及中國大陸。IDB, "Non-borrowing Member Countries",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http://www.iadb.org/aboutus/whoware/index.cfm?id=6006>>, download in July 13, 2010.

⁵² Evan Ellis, "Advances in China - Latin America Space Cooperation", *China Brief*, Vol. 10, No. 14, July 9, 2010, pp. 5-7, http://www.jamestown.org/uploads/media/cb_010_66.pdf, download in July 13, 2010.

⁵³ 不僅高層往來增加，巴西與中國大陸且在WTO、G20等場合，都經常形成「南南合作」的立場。三十年來，巴西與中國大陸達成的協議，雖次於阿根廷，但比巴西與美國還多（除卡多索總統時期之外），更遠多於巴西與印度、日本之間的協議，而這與巴西作為大國，推動多極化國際秩序的企圖也有關係。Riordan Roett et al., *China's Expansion into the Western Hemisphere*, p. 90-108.

⁵⁴ 哈威爾·桑蒂索（Javier Santiso）主編，中國在拉美的有形之手（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8年，頁4），2010年11月18日下載，<http://www.oecd-ilibrary.org>。

的一個特點是：發展是由共產黨推動的。在沒有任何宏觀範例或者教科書模式可供參考的情況下，中國沿著自己的發展道路向前推進，從來沒有什麼『芝加哥弟子』或是『貨幣醫生』到北京兜售主意。智利、墨西哥和巴西這些拉美國家已經在遵循實用主義。總而言之，這些經驗雖然各不相同，但都證明一個事實：不存在能打開發展之匣的『魔法公式』或『萬能鑰匙』⁵⁵。或許也正是因為大陸的成功經驗，拉丁美洲國家在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才又重新開始考慮其在一九九〇年代放棄的產業政策。

前所提到世界銀行與英國「經濟學人」的研究，也部分認可了大陸體制在促進發展上的作用。大陸雖然的工資比起拉丁美洲低，並且法治不成熟，但其總體經濟的穩定性，基礎建設，以及創新能力，都值得拉美國家學習。⁵⁶ 在這些陳述中，「共產黨」政府的負面意涵似乎淡化，而其政府效能也被其政績所認可。來自拉丁美洲的學者，由此得到了一個雖未提及「北京共識」一詞，但意蘊相似的結語，即由於大陸的發展與其在經濟政策上的獨立自主，使得拉丁美洲國家得以擺脫「華盛頓共識」（亦即「芝加哥弟子」與「貨幣醫生」），因此削弱了的歐美國家的軟實力。

表 2 中國大陸與一些拉美國家的人均 GDP 比較

國別	墨西哥	智利	委內瑞拉	巴西	阿根廷	哥倫比亞	祕魯	中國大陸
2009 年	8920	9420	9230	8040	7570	4930	4150	3590
2005 年	8090	5920	4950	4020	4460	2870	2650	1760

世界銀行統計資料，以美金現值計算，2010 年 12 月 9 日下載，<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NP.PCAP.CD>。

雖然如此，長期以來拉丁美洲的國內生產毛額遠高於大陸，⁵⁷ 迄今拉丁美洲重要國家的人均國內生產毛額（GDP）仍較大陸為高，故大陸經濟發展對於拉美的典範效果仍頗堪疑，對於拉丁美洲的影響力仍是有限的。相對於絕大多數非

⁵⁵ 桑蒂索，中國在拉美的有形之手，頁 5，17，65。

⁵⁶ 可參 Eduardo Lora, “Should Latin America Fear China”, in Javier Santiso ed., *The Visible Hand of China in Latin America* (Paris: OECD Publications, 2007), pp.15-43.

⁵⁷ 關於大陸與拉美經濟的對比，可參 Robert Devlin, Antoni Estevadeordal, Andrés Rodríguez-Clare eds., *The Emergence of China -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Washington, D.C.: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2006), pp. 1-16.

洲國家對大陸抱持的歡迎態度，拉丁美洲只是抱持謹慎的歡迎。⁵⁸ 雖然大陸已經是巴西的最大出口對象，且巴西多數人對大陸抱持好感，但是里約熱內盧最大的書店也幾乎找不到中國文學作品；民眾若提到大陸，會想到廉價速食以及市場上氾濫的低品質、低成本產品；同時巴西傳媒也不時提及大陸限制言論自由、無視人權，這些負面評論也影響了拉美對大陸的看法。⁵⁹

雖然一些左派學者對於中國共產主義革命以及大陸政府推動發展的動機能夠理解同情，認為其與拉美分享了面對現代化挑戰時的挫折，⁶⁰ 但拉丁美洲政治界與學界對於大陸的發展前景仍頗有保留。無論是在冷戰時期，或者冷戰之後，多數拉丁美洲的政治菁英對共產主義抱持深刻的疑慮，認可美國的超級強權地位，支持美國對拉美的影響，或者至少對美國心懷敬畏，感到要明哲保身，以免政權被美國所顛覆；與此同時，菁英對大陸若非抱持負面評價，或認為其僅歐亞地區大國，就是感到生疏遙遠。總之，大陸對拉美並未構成深刻的影響，也不具有明顯的軟實力。⁶¹ 就像拉美學者懷疑大陸的發展模式在政治上或經濟上能否持續，⁶² 或如巴西前總統卡多索（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所說的，「中國現在正進入從鄉村到都市社會的過渡時期，許多觀察家著迷於中國大吹打搗的快速轉型，似乎忘了這樣的社會變遷會多麼動盪不安。別忘了，中國尚未過渡為民主呢。一旦此一過渡不可避免地發生了，一場煙火大秀才正要開始。二十一世紀的中國轉型，會不會像二十世紀的巴西那樣問題叢生，還有待觀察。」考慮到巴西基於其廣袤領土而有志成為一個世界強權，並且長期以來以美國做為追求的目標，⁶³ 這種態度反映出一個遠比大陸更早擺脫邊陲國家地位的半邊陲大國，或者一個已經邁入民主化的、在「政治發展」上相對更為「成

⁵⁸ 關於拉丁美洲的歷史，可參張翠容，*拉丁美洲真相之路*（臺北：馬可孛羅，2009年）。關於各國的輿論狀況，可參考世界輿論組織的資料，於茲不贅，見：*World Public Opinion*, <http://www.worldpublicopinion.org>。

⁵⁹ 「『不再僅僅是速食店老闆』——中國人在巴西」（2010年7月21日），2010年11月29日下載，《德國之聲》，<http://www.dw-world.de/dw/article/0,,5517256,00.html>。

⁶⁰ 例見 Leopoldo Zea, "Humanity and Globalization", in Mario Sáenz ed.,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on Globalization - Ethics, Politics, and Alternative Visions* (Lanham, Maryland: Rowman & Little Publications, Inc, 2002), pp. 141-142.

⁶¹ 參見 Riordan Roett et al., *China's Expansion into the Western Hemisphere*, pp. 46, 62-63. Andrew Gamble and Anthony Payne eds., *Regionalism & World Order* (NY: San Martin's Press, 1996), p. 97, 125.

⁶² Oscar Guardiola-Rivera, *What If Latin America Ruled the World? How the South will Take the North Through the 21st Century?* (NY: Bloomsbury, 2010), p. 366.

⁶³ 卡多索（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著，林志懋譯，*巴西，如斯壯麗——傳奇總統卡多索回憶錄（The Accidental President of Brasil: A Memoir）*（臺北：早安財經文化，2010年），頁24，97，340。

熟」的大國，看待新興或復興的另一個半邊陲大國的有所保留的心態。大陸有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的期盼，拉美不遑多讓，認為其龐大得資源潛力，以及包容多樣的種族和諧，也可以使之成為主導未來的世界中心。⁶⁴ 而既然拉丁美洲迄今還較大陸富裕，有何理由認為拉美國家就得仰望大陸？

因此雖然隨著大陸的發展，一些學者認為各國不無可能將要面對在美、中之間選邊的壓力，⁶⁵ 但以目前的態勢而言，如果美國舉措得宜，至少在拉丁美洲的國家，會支持的恐怕不是仍然一黨專政的大陸，而更可能是歐巴馬主政的美國；美國學者也尚不認為其在拉美的實力，已經構成對美國的全面挑戰，⁶⁶ 對於拉美而言，目前大陸至多具有協助發展經濟、擺脫對美依賴的工具性價值。⁶⁷ 事實上，雖然大陸帶領開發中國家共同發展的現象在非洲表現得頗為明顯，且大陸已成為近年非洲發展的重要動力，⁶⁸ 但就算在非洲，也很少有政治人物談論「北京共識」，而只是欣喜於不附加條件的援助。⁶⁹ 那麼，「北京共識」之類的大陸發展觀，在拉丁美洲自然更乏借鑑意義。這就是相對落後、仍為半邊陲國家的大陸，面對拉美這個發展階段、或說人均所得更高的國家，所具有的軟實力侷限性。

伍、結語

中國大陸快速發展，「北京共識」逐漸成為顯學，但是關於大陸操弄人民幣的指責，近年也極為普遍；不僅已開發國家的產業受到其競爭，發展中國家也受到極大的競爭壓力。學者認為伴隨著大陸的發展，美國「保護主義」不無可

⁶⁴ Oscar Guardiola-Rivera, *What If Latin America Ruled the World*, pp. 262-263.

⁶⁵ G. John Ikenberry, "A New Order in East Asia?", edited by Kent E. Calder & Francis Fukuyama, *East Asian Multilateralism - Prospects for Regional Stability*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217-233.

⁶⁶ R. Evan Ellis, "U.S. National Security Implications of Chinese Involvement in Latin America",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U.S. Army, June 2005, download from <http://www.strategicstudiesinstitute.army.mil/pdf/FILES/PUB606.pdf>, in Nov. 18, 2010. 更多關於中國大陸在拉美造成的安全議題，參見 Riordan Roett et al., *China's Expansion into the Western Hemisphere*, pp. 59-89.

⁶⁷ Riordan Roett et al., *China's Expansion into the Western Hemisphere*, p.20.

⁶⁸ 關於中國大陸對非洲的影響，可參 Serge Michel、Michel Beuret、Paolo Woods 著，陳虹君譯，*黑暗大布局：中國的非洲經濟版圖* (La chinafrique : Pékin à la conquête du continent noir) (臺北：早安財經，2009年)。

⁶⁹ "The Beijing consensus is to keep quiet", *The Economist*, May 6th 2010, http://www.economist.com/world/asia/PrinterFriendly.cfm?story_id=16059990, download in July 13, 2010.

能捲土重來，⁷⁰ 而當自由貿易愈來愈不利於西方，則西方可能傾向於保護主義，因此破壞目前的全球體系。⁷¹ 其他發展中國家，亦可能視大陸為麻煩製造者，使其處於極為不利的全球壓力之下。

從世界體系的理論來看，支持自由貿易者乃處於核心地位，因此對於貿易體系的支持與否，也可用以判斷霸權的興衰。因此換一個角度來看，大陸在國際貿易上的強勢表現，不僅使大陸似乎成為「自由貿易」的最堅定支持者，也或是大陸逐步擺脫半邊陲地位，邁向核心國家與霸權過程的必然。

對於中國大陸來說，理想的未來是世界維持開放，中國現代化之後躋身核心國家，並且以自身的巨大規模，和平的替代美國成為新的霸權，承擔維持世界秩序，特別是貿易、金融秩序的責任。大陸將繼續支持自由貿易，宣揚自由貿易的好處。同時，由於大陸並非西方國家，此一霸權轉移對於其他文明具有難以估量的鼓勵作用；其巨大的規模，也意味人類現代化的一大進展，有力的促進全人類社會的普遍的現代化。就此來說，雖然霸權轉移之後大陸可能繼承英國、美國長期宣揚的普世主義、自由貿易的霸權意識形態，但並非沒有新的意義。如同斯蒂格利茨所言，在生產與貿易之外，為扮演進行全球領導的新角色，首先，大陸將提供一種模式，讓各國在華盛頓共識之外有更好的發展參考，其次，大陸連同巴西與印度，將協助開發中國家在世界貿易組織中得到更公平的談判協議。⁷² 大陸的軟實力並非用以使其他開發中國家服從之，而是因為其發展經驗提供了一種可能，其角色也使得他們有了更多自主性。

若就大陸在拉丁美洲的軟實力前景做進一步推測，其一，由於大陸的相對落後，使拉美國家對於大陸的發展，仍抱持頗深的猶豫、懷疑，因此大陸首先在發展程度上，超過墨西哥、巴西、智利等拉美大國，才可能為拉美國家提供更具有參考價值的發展經驗。其次，大陸 GDP 的增加值目前已占世界的四分之一，乃至於在 2009 年前後的世界經濟危機之際，占世界新增 GDP 的近半，這種狀況若能持續一段時間，其發展經驗會具有遠高於其 GDP 總額的參考價

⁷⁰ 例如美國若在國際政治或國際經濟上遇到挫折，容易表現出孤立主義的傾向。Bruce E. Mo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Globalization", in Richard Stubbs and Geoffrey R. D. Underhill eds.,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Changing Global Order* (Ontari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342-343.

⁷¹ 雅克，當中國統治世界，頁 237。

⁷² Joseph E. Stiglitz, "China and the Global Economy: Challenges, Opportunities, Responsibilities", in Lok Sang Ho and Robert Ash eds., *China, Hong Kong and the World Economy - Studies on Globalization* (NY: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pp. 17-31.

值，更容易獲得世界的認可。其三，這種高速發展若能再持續十餘年，將可能帶動霸權更替，同時也就將給予拉美擺脫美國霸權宰制的強大動能，於是拉美不僅在外部環境、且在心理上都可能獲得較大的自由。其四，由於拉丁美洲被視為美國的後院，又擁有多個半邊陲大國，因此「華盛頓」與「北京」在國際社會影響力的角逐，最終也或將由拉美加以裁判。

總之，如果真有一個「北京共識」，它目前僅是一種防禦性的意識形態，可以加強各國做出自身選擇的自信，但還不是像「華盛頓共識」那樣的進攻性意識形態，可用以要求他人。當然，如果未來真的出現了一個具有進攻性意義的、基於霸權利益的「北京共識」，這個北京共識或許也和目前的「北京共識」南轅北轍……不無成為新時代的華盛頓共識的可能。而與這種服務於核心國家利益的未來的北京共識不同，大陸學者提出的「天下主義」，則也許是未來時代的「後北京共識」，值得密切觀察。⁷³

⁷³ 趙汀陽，「『天下概念』與世界制度」，秦亞青編，中國學者看世界——國際秩序卷（香港：和平圖書出版社，2006），頁3-46。會在北京共識成為霸權意識形態之前，出現此處所謂的後北京共識，原因在於中國人對於或遲或早，中國大陸將成為世界秩序的主導國家的自信，相關探討可參見張登及，「中國崛起與國際政治新秩序：重估中國學者對『天下』體系與朝貢體制的分析」，發表於2009年中國政治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2009年9月25、26日。